

第五章 「到」之教學語法

Leech (1991) 將語法知識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學術性語法 (academic grammar)，也叫理論性及描述性的語法；第二種是教師語法 (grammar for teachers)，是教師所需要的特有知識；第三種是教學語法 (pedagogical grammar)，是為了符合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需要而設計的語法分析，以便讓學習者有效地吸收運用，是相當重要並關鍵的工作。Westney (1994) 指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擔任協調的角色 (mediating role)，就是說「教師」需要具備比「學習者」和「專業語言學家」更多或不一樣的語法知識。鄧守信 (2003)¹ 指出所謂的教學語法不僅僅只是提供第二語言教育中語法的教授或指導，儘管兩者密切相關，教學語法乃是一定完善的系統，在實踐與執行的背後仍有一套語法教學的普遍性架構。教學語法反對理論性句法，因為理論性句法不等同於描述性分析，儘管關係密切，但教學語法卻不只是實際的語法教授，為進一步闡明此點並避免被誤解，我們根據鄧守信 (2003) 的觀點，提出以下說明：所謂的教學語法也可以稱作「教學句法」(pedagogical syntax)，「教學句法」一詞之所以未被採行的原因是因為「句法」(syntax) 一詞在我們討論的範疇中將導致許多不必要的歧異與問題。在對外漢語教學的領域中，理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狀態。語言學者指責教師曲解漢語的結構，教師們則抗拒學者過分學術性的分析，而這些分析在真正的教學上幾乎毫無實際的應用性。事實上，這種緊張關係持續的原因是語言學者與教師雙方嚴重的誤解而產生的。他們既未完全明瞭理論性句法與教學語法的分野，也未充分理解兩者間的相互關連。理論性句法是獨立且相當完整的領域，而教學語法若失去理論性句法即無法解釋，由於理論性句法正是教學語法的理論基礎，所以本文在第三章也以理論語法為基礎，對「到」的語義和句法特點進行探討，因此本章也將進一步根據「到」的理論語法，把教學上的一些考量因素與之連結，並訂定「到」的教學排序和語法內容。

¹資料來源：鄧守信 2003《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第七章：〈對外漢語語法點難易度評定〉(Assessing Syntactic Difficulty in a Pedagogical Grammar)，我們在此使用的是鄧教授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初稿講義，正式版正在編輯中。

第一節 理論基礎

Westney (1994) 討論教學語法的規則時提到了一些原則：具體性 (concrete)、簡易性 (simple)、非專業化 (non-technical)、累進式 (cumulative) 等等，鄧守信 (2003) 針對漢語為第二語言編寫的教學語法總則中和了 Westney (1994) 所提的原則。鄧認為教學語法的內涵應當是：

- (一) 學習者導向的系統。(PG is learner-oriented.)
- (二) 同時考慮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PG is L1:L2 oriented.)
- (三) 累進式的系統。(PG is cumulative.)
- (四) 具有序列性的系統。(PG is sequential.)
- (五) 獨立性的領域。(PG is autonomous.)

我們從上述的五個項目中可以發現兩個重點：第一，必須以學習者為主，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許多因素會影響到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成就，其中包含了學習者的第一語言。因此當討論語法點的教學語法或設計教材時，依據學習者的第一語言採用不同的教學排序；第二，教學排序的系統化，教學排序不應該只根據教師的經驗等個人的主觀因數，而應該採用科學化的依據，也就是從語言本身和語言學習中的種種因素來考慮。關於語法點的排序問題可以參考鄧守信 (2003) 提出的以下模式：

- (一) 結構複雜度 (formal complexity)：結構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 (二) 語義複雜度 (semantic complexity)：語義越複雜，困難度也越高，並且語義又比結構的困難度更高。
- (三) 跨語言差距 (inter-linguistic distance)：跨語言差距愈大，困難度愈高。
- (四) 結構依存、包孕關係 (structural dependency, accumulative)

(五) 語言習得發展過程 (developmental/ natural sequence)：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習得的發展順序也可以作為教學語法的排序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

(六) 頻率 (frequency)：不管字頻、詞頻或結構頻率，頻率的意義與區段 (block) 意義相關，也就是在頻率上排名第 1 的和排名第 100 的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排名第 1 和排名第 500 才有意義的不同，頻率高的先列入編排。

基於以上所言，筆者將從使用頻率、結構困難度、語義複雜度，跨語言比較等層面來討論適用於韓籍學習者的教學排序，也將進行現有華語教材的檢視與分析。

第二節 「到」的教學困難度

一、「到」在教學上的分類

本文在第三章以詞類為分類標準，將「到」分成三大類：第一類屬於動詞，動詞「到」屬於不及物變化動詞，它在句中表示擔任「客體」(theme) 與「終點」(goal) 接觸 (contact)。第二類屬於介詞，關於介詞「到」的詞類劃分問題，有許多學者早就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了。介詞「到」在句中擔任表述終點格的任務，介詞「到」不但可以引介空間終點以及時間終點，還可以引介心理或抽象的終點。第三類屬於動助詞，動助詞「到」主要表述動作完結，在「動作完結」的概念下又可細分為「達成目標」與「非意志」。雖然本文在第三章中將動助詞「到」分成「到 3-a」和「到 3-b」，並分別進行討論，但筆者認為不需要將這兩者分開教學。因為「到 3-a」和「到 3-b」結構上相同，而且學習者也較容易懂其語義，因此可以同時進行教學。另外，學習者為了區分「到 3-a」和「到 3-b」，必須掌握前項動詞的特點和「受事」(patient) 與「目標」(recipient) 之間的不同。筆者認為這樣會加重學習者的負擔，因此在教學上不需要將「到 3」分成兩類。筆者在教學上將「到」區分為以下幾項：

分類	詞性	語義
「到 1」	動詞	表述「客體」與「終點」接觸。
「到 2」	介詞	表述「終點」
「到 3」	動助詞	表述動作完結，且還表示達成目標或偶然性

表 4-1：「到」在教學上的分類

二、使用頻率 (Frequency Count)

語言學的研究必須以語言事實作為根據，必須詳盡地觀察大量的語料，才有可能在理論上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因此語言學研究與以語言學為理論基礎的相關應用語言學，都透過現代科技，利用真實語料，對於語言現象加以統計、分析與歸納。本文為了印證本文所提出的描述，使用《平衡語料庫》、《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和《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的語料來進行佐證。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sinica corpus)是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 1991 年開始專門針對語言分析而設計的，每個文句都依詞斷開，並標示詞類，語料的蒐集也盡量做到平衡分配在不同的主題和語式上，是現代漢語無窮多的語句中一個代表性的樣本。我們從中得到「到」的 5,000 筆語料，並取其前 600 筆語料來進行分析。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研究的特色不僅規模大，同時加工而成的熟語料已經達到 2000 萬字，不久將達到 2700 萬字，該語料庫同樣對語料做了斷詞和詞性標注的處理，而且部分語料還進行了短語結構分析。在大規模的語料庫中，地名和專有名詞都進行了短語結構標注。《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所採用的人民日報的語料不僅包括新聞，還包括各種題材、各種風格、各種語體的文章，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種領域，有很廣泛的覆蓋面。在自動加工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人工加工，採用人機結合的策略，使語料庫加工的正確率達到了中國國內的最高水準。我們從中得到「到」的 376,218 筆語料，並取其前 500 筆語料來進行分析。

韓國某大學為找出韓籍學生學習漢語的盲點，不斷收集韓籍學生的中介語語料，並利用這些中介語語料建立起《漢語中介語語料庫》，該語料庫的語料分別依學生的漢語水平分成初級、中級和高級，筆者從中得到了548筆與本文相關的語料，其中扣除95筆非本文所設定的用法²，餘453筆。

我們從1553筆語料歸納出「到」的「L1」和「L2」的使用頻率，我們整理如下：

「到」的語料統計				
資料來源	到1	到2	到3	總筆數
《平衡語料庫》	152	339	109	600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52	192	256	500
《漢語中介語語料庫》	105	173	175	453

表 5-1：「到」的語料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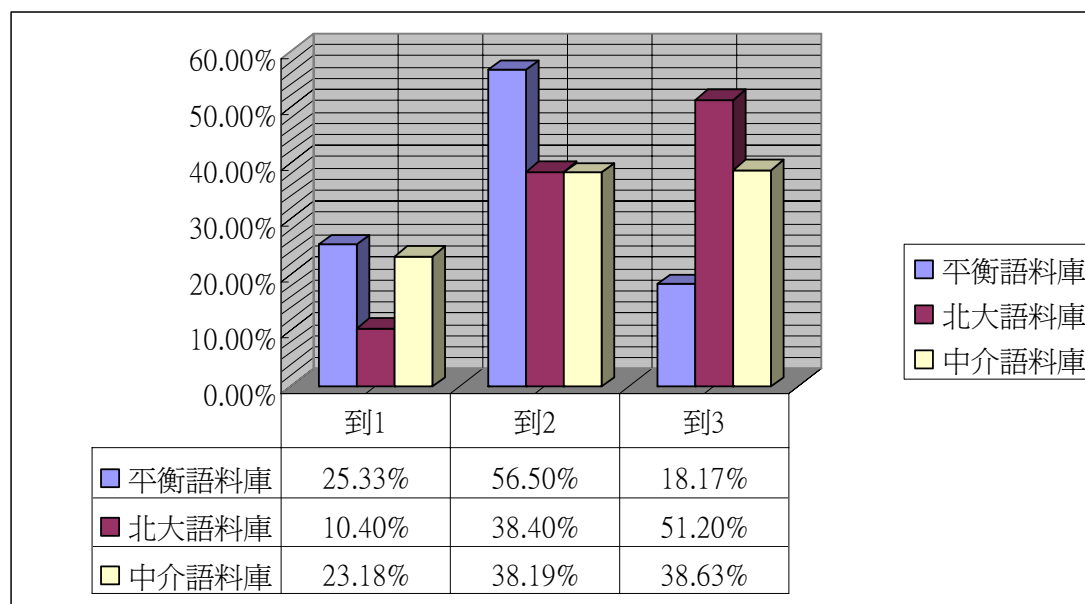


圖 5-1：「到」的語料統計

² 本文不討論「到底」、「到來」、「到達」、「達到」等詞彙。

「到」的使用頻率在兩個不同的「L1」語料庫中所呈現的結果有所不同。尤其是「到3」的使用情形在《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與《平衡語料庫》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平衡語料庫》中「到3」的使用頻率只到18.17%而已，反而在《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的語料中卻佔了51.20%。另外，在《平衡語料庫》中，「到2」的比率最高，但在《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中，「到3」的比率最高。

在《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的資料顯示「到3」比率最高，但與「到2」的比率幾乎沒有差距。根據上述的結果，我們將「到」的使用頻率分成「L1」和「L2」兩個部分，然後以線型方式呈現，頻率高者在左，依次排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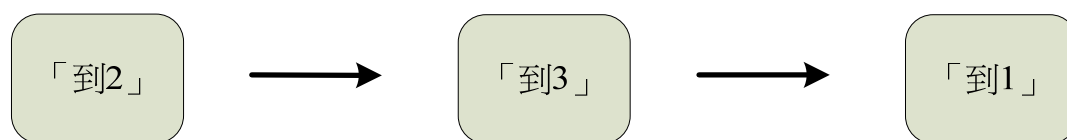


圖 5-2 「L1」語料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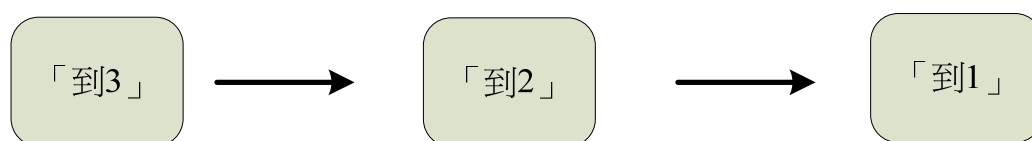


圖 5-3 「L2」語料統計

三、結構困難度 (structural complexity)

為了評定「結構」複雜度，鄧守信（2003）指出了四種準則，如下：

- (一) 來源語與母語對應（如果兩者之間找不到對應，那麼困難度高）。
- (二) 搭配限制（限制嚴困難度高）。
- (三) 詞組結構（線型結構易於層次結構）。
- (四) 典型與否（無標結構易於有標結構）。

本文以「典型與否」為結構複雜度的衡量標準，計算「到」的結構困難度。本文所討論的「到」各語法點都是屬於不同的範疇，我們必須了解各個範疇的語法特點。

首先，我們要討論有關「到1」部分。「到1」屬於動詞範疇，為了量化我們需要將動詞的語法特點整理出簡單的模式。本文將湯廷池（1978）與鄧守信（1984）提出的漢語動詞的語法特點簡單地整理出一套標準，標準如下：

- (一) 動詞可以單獨充當謂語或答語，例如：你認識他嗎？認識。
- (二) 動詞可以有否定式，而且以連用肯定與否定式來形成「正反問句」，例如：你認識不認識他？不認識。
- (三) 動詞可以在詞尾附加「了」、「著」、「過」等表示時貌的標記，例如：他吃了飯就走了。他紅著臉不說話。
- (四) 動詞可以用「A（一）A」或「ABAB」的重疊式來表示嘗試或短暫意思，但變化動詞不能使用重疊式，例如：我來查一查字典。大家一起來研究研究這個問題。* 你死一死。
- (五) 只有變化動詞可以用「沒有」來否定。例如：「*他沒有客氣。」、「門沒有壞。」、「船還沒有到。」
- (六) 只有變化動詞可以有出現次數。例如：「*他高興了兩次。」、「他醒了兩次。」、「他每星期至少要到學校三次。」補上出處

本文認為這套標準則讓一般漢語動詞的語法範疇更為簡單而明確，有利於華語教學。因此我們以上述的6項為量化標準，若「到1」符合該標準，複雜度指數為「0」，相對不符合該標準，複雜指數為「1」。「到1」都符合整個標準，因此「到1」以「典型與否」為標準的形式困難度指數為「0」。

我們要討論有關「到2」部分。「到2」屬介詞範疇，為了量化我們需要將介詞的語法特點整理出簡單的幾個要項。以下簡列本文在第三章中已經討論過的幾項介詞特點：

- (一) 介詞與及物動詞相似，與賓語連用。但是介詞與一般及物動詞不同，必須用於主要動詞前面，但有些介詞常出現於主要動詞之後。
- (二) 介詞不能單獨充當謂語，也不能單獨做答句。
- (三) 介詞不能在後面帶表示各種時貌的標誌。
- (四) 介詞不能把後面的賓語名詞移到前面去。

「到2」在上述的介詞特點中，不符合第一個項目，雖然有些漢語介詞可以位於動詞後面，但基本上介詞在句中的位置是主要動詞的前面。這是因為介詞位於動詞後的時候，會受到一些語義、語法和語用因素所影響。在本文所收集的語料中，我們可發現「到2」可出現於主要動詞前或主要動詞後，但這並不表示「到2」在句中的位置是任意的，在第三章中，我們已說明過「到2」的句法位置實際上受到「時間順序原則(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的影響(戴浩一, 1985)。

上述四項介詞特點是我們用以評定「結構困難度」的標準，由於「到2」可位於主要動詞前或主要動詞後，與只出現在主要動詞前的典型介詞有所不同，因此，我們認為「到2」在句法結構上的困難度指數為「1」。

許多學者都曾針對英文的「動助詞」提出不同的見解，相較於英語中

百家爭鳴的狀況，有關漢語「動助詞」的討論反而顯得寥寥無幾，直到鄧（1977）第一次發表專文之後才引起其他相關的討論。陳怡靜（2004）和黃珣華（2005）討論「動助詞的教學排序」時，指出「動助詞」的結構難易度很低，就是說「動助詞」位於動詞後就可以形成「動詞+動助詞」句式結構。除外，筆者探討陳怡靜（2004）和黃珣華（2005）的文章中，歸納出兩項有關「動助詞」的句法特徵，特徵如下：

- (一) 「動詞+動助詞」結構要表達動作行為實現的可能性時，就得插入「得」或「不」構成「可能式」，就是說「動助詞」還可以形成「可能變式」。
- (二) 在「動詞+動助詞」結構中的「動詞」有賓語時，賓語只能放在「動詞+動助詞」這整個結構的後面，或位移到整個句子的前面，不能插入動詞和動助詞之間。

陳怡靜（2004）指出「動助詞」轉換成可能式並不是無條件的，得受基本式在句法和語義方面的制約。陳怡靜（2004）認為「動詞+不+動助詞」結構中的謂語動詞應是「自主性」動詞，也就是動作動詞，且「動助詞」具有「目標性」；此兩者皆符合才可變換成「可能式」。徐芝穎（2006）指出「到」皆符合陳所提出的條件，但筆者認為「到3」表示偶然性（或非意志）時不能形成「動詞+不+動助詞」句式結構，例如：

- (1) a. 他不小心切到他的手指。
b. * 他不小心切不到他的手指。
- (2) a. 他不小心踢到小妹妹。
b. * 他不小心踢不到小妹妹。

在例（1）～（2）中，無法成立（1-b）和（2-b）的原因是該例句中

的動詞雖然皆是動作動詞，但動詞後面的動助詞沒有具有「目標性」，例（1-a）、（1-b）、（2-a）和（2-b）中的「到」都是表示偶然性（或非意志）的「到3」，我們可以說例（1-a）、（1-b）、（2-a）和（2-b）的發生是一種意外，而不是句中施事者（agent）刻意去作的行動。換句話說，該例句中的「動助詞」沒有具有「目標性」，因此不能變換成可能式。「到3」符合所有的衡量標準，也就是說符合漢語動助詞典型的結構特徵，因此若以「典型與否」為標準的形式來判定困難度，我們認為「到3」困難度指數為「0」。

綜上所述，「到1」、「到3」的結構困難度指數皆為「0」，對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而言，「到1」、「到3」的句法結構容易掌握，因為兩者在句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而屬介詞的「到2」，其結構困難度指數則為「1」，因為學習者必須透過「時間順序原則」來決定「到2」在句中的位置，所以「到2」在句法結構上比「到1」、「到3」略難一點。我們將「到」的語義複雜度，以線型方式呈現，複雜指數低者在左，依次排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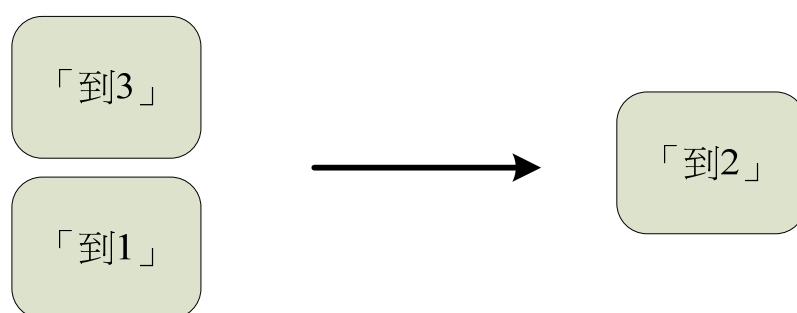


圖 5-4 結構複雜度之排序

四、語義困難度（semantic complexity）

為了評定「語義」困難度，鄧守信（2003）提出了以下四項準則³：

³ 引用陳立元（2005：66）

- (一) 語義單一明確，困難度最低。
- (二) 語義多樣模糊，困難度高。
- (三) 延伸語義困難度高。
- (四) 文化層面語義困難度高。

我們可以把這四種標準視為語義困難度的量化標準，若「到」的語義單一時，困難指數為「1」；語義多樣模糊的時候，困難指數為「2」；「到」具有延伸語義時，困難指數為「3」；最後具有文化層面的語義時，困難指數為「4」。

本文已經在第三章中討論過「到」之核心語義和各項語法點的語義，「到」之核心語義定為「接觸義」(contact)，就是某一個「客體」(theme)與「終點」(goal)接觸。「到」的核心語義直接反映在「到1」的語義上，「到1」表示擔任客體的「受事」(patient)與「終點」接觸，我們可以說「到1」所表達的語義很明確，因此「到1」的語義困難指數為「1」。

介詞「到2」也具有了「接觸義」，但我們值得注意的是「到2」的語義是動詞「到」經過語法化之後形成的，所謂「語法化」是指語言中具有實在意義的詞轉變為意義比較空虛或表示語法功用的語法形式的一種過程或現象。也就是說動詞「到」經過語法化之後，它的「接觸義」變得較模糊，表示「客體」的終點指向。我們討論「到」的核心語義時，得到了有關「到」的兩個「意象」(image)：第一，在起點上的「射體」(trajector)往終點的方向出發，經過一系列的連接起點與終點的相鄰位置之後，最後該射體與設定為終點的「地標」(landmark)接觸的意象。第二，從起點出發的「射體」進入可以到達「地標」的路徑上的意象，雖然這意味著「射體」尚未到達「地標」，但時間經過之後「射體」終究會與「地標」接觸的意象。雖然這兩個意象中「射體」都會與「地標」接觸，但說話者發話時在兩個意象中的「射體」的位置還是不同，前者已經與「地標」接觸了，後者尚未與「地標」接觸。換句話說，「到2」在篇章中其語義並不是明確的，而是有點模糊的。因此「到2」的語義困難指數為「2」。

「到3」是動助詞 (verb-particles)，黏在動詞之後，表示客體 (theme) 離開起點 (source) 後，與終點 (goal) 接觸。「客體」與「終點」接觸時，發生狀態的改變，也立刻完成了預期的結果。換句話講，「接觸義」(contact) 的意思是指動作發生，一直到動作完成，這個過程在動作完成那一剎那完成接觸，任務也結束了，即「接觸義」在句中表述前項動詞所表達的動作已經「完成」或「完結」了。「到3」在「接觸義」之下，又可以分成「達成目標」和「非意志」兩個意義。它與目標動作動詞連用時，可表示施事者的動作達成了其目標，即動詞後加「到3」時，可表示施事者成功達成了動作的目的。「到3」若與受事動作動詞連用時，則可表示句中發生的動作是偶然的事件，而不是施事者意志的動作。由上可知，「到3」的「接觸義」已延伸到了「達成目標」和「非意志」，即「到3」具有延伸義，因此它的語義困難指數為「3」。

根據上述的結果，我們將「到」的語義複雜度，以線型方式呈現，複雜指數低者在左，依次排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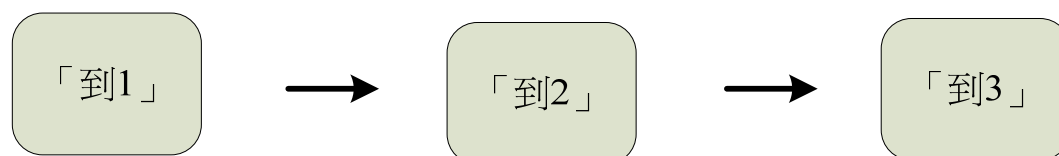


圖 5-5 語義複雜度之排序

五、跨語言差距 (Inter-linguistic distance)

所謂跨語言差距，就是進行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之間共性與個性間的比對，兩者之間差距越大，困難度就越高。跨語言差距與第一語言、第二

語言之間的遷移 (transfer) 產生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本文為了找出漢語和韓語之間的差距，已經進行了有關「到」的漢語和韓語對比分析。

漢語動詞「到 1」對應的三個韓語動詞，這三項韓語動詞分別與不同的名詞成分搭配，「도착하다」(dochakhada) 與具體的處所名詞連用；「달하다」(dalhada) 可以與抽象概念的名詞組連用；「되다」(doeda) 可以與表示時間的名詞連用。但動詞「到 1」可以與這三種不同的名詞組連用，也就是說「到 1」結合了韓語裡三個不同動詞的特性。這表示韓籍學生學習「到 1」的時候，不需要考慮論元的性質，因為韓語中三個不同的語言項目，在漢語中合成一項。這是 Prator (1967) 提出「難度等級模式」中，屬於第二等級的「合體」(coalescence)，因此韓籍學習者可以忽略在韓語中三個項目的區別而逐漸習慣合併後的項目。

我們在上述的討論中找到兩個與「到 2」對應的語義項目了，就是處所格助詞「에」(e) 和特殊助詞「까지」(kkaji)。我們通常誤認為以韓語為第一語言的漢語學習者在學習終點介詞「到」時，受韓語干擾的程度不高，因為第一語言的兩個語言項目在第二語言中合成一個語言項目，但我們在討論中發現了韓語的處所格助詞「에」(e) 在漢語中分成「到 2」和「在」，這是因為在韓語的格助詞中沒有「終點」與「方位」之分。因此筆者認為韓籍學生學習漢語的過程中，韓語的語言習慣對韓籍學習者學習「到 2」的干擾度很高，依據 Prator (1967) 難度等級模式，其難度屬於第三級：「重新註釋」(reinterpretation) 階段，韓籍學習者必須將漢語介詞「到」作為新項目重新學習，才是較佳的學習策略。

透過對「到 3」與韓語之對比分析結果的觀察，我們發現韓語中的「時制」、「時態」是與漢語「到 3」相應的項目，不過，其項目的形式、功能與分佈方面相當不規則。依據 Prator (1967) 的難度等級模式，其難度屬於第四等級「過度分化」(Over differentiation)，即第二語言中的某個語言項目，在第一語言中沒有對應的項目，因此韓籍學習者在學習「到 3」的時候會產生阻礙性的干擾。因此，筆者建議韓籍學習者必須將漢語動詞後置成分「到 3」作為新項目重新學習。

根據上述的結果，我們將「到」的跨語言差距，以線型方式呈現，複雜指數低者在左，依次排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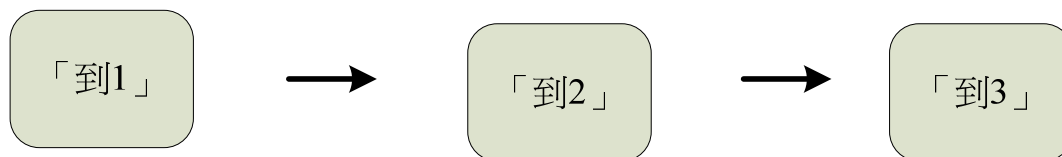


圖 5-6 跨語言距離之排序

第三節 「到」的教學排序

一、教學排序

本小節將根據鄧守信（2003）提出的教學語法排序原則，來進行「到」之教學排序。鄧守信（2003）認為影響教學排序的因素有以下幾點：「使用頻率」（frequency count）；「結構複雜度」（formal complexity）；「語義複雜度」（semantic complexity）；「跨語言距離」（inter-language distance）；「結構依存」、「包孕關係」（structure-dependent sequencing）；「語言習得發展」。

本文在上一節中已經討論過「使用頻率」、「結構複雜度」、「語義複雜度」、「跨語言距離」（inter-language distance）。在本小節中，依據上述的結果，訂出「到」的教學排序，如下：

	頻率	結構 複雜度	語義 複雜度	跨語言 距離	總分	排序
到 1	3	0	1	2	6	1

到 2	1	1	2	4	8	2
到 3	2	0	3	5	10	3

表 5-2 「到」的教學排序

從表 5-2 中可得知「到」之教學排序。我們將「到」的教學順序，以線型方式呈現，複雜指數低者在左，依次排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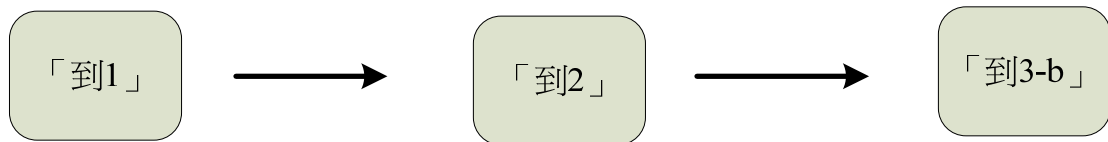


圖 5-6 「到」的教學順序

二、教材整理與檢視

本節將以第三章的分析及探討作為基礎，檢視目前使用的教材。⁴根據林君穎（2001）之研究，目前台灣七所主要華語語言中心使用最為廣泛的教材為《實用視聽華語》（1999）。因此，本文以《實用視聽華語》的第一、第二冊為範本，來檢視現代漢語「到」字在華語教材中的教學排序與編寫內容，並根據該教材的內容，將其在該教材裡的教學排序與編寫內容整理成下表：

⁴ 檢視範圍包含生詞以及正式編入文法操練的部分，至於學生作業簿或是生詞、課後練習的例句、則不在範圍內。

	冊	課	編排型態 ⁵	例子	本文的分類
到 1	一	10	詞彙	他已經到家了。	動詞
到 2	一	10	詞彙 語法	我到學校去。 你到哪兒去？	介詞
到 3	一	12	詞彙	你什麼時候看到他的？	動助詞
		22	語法	別把藥放在拿得到的地方。	
	二	3	詞彙	「碰到」	
	6	詞彙	「收到」		
	9	詞彙	「受到」		
12	詞彙	「得到」			
12	慣用語	「說到...」			

表 5-3 《實用視聽華語》對於「到」的教材內容

對於表 5-3 的教材內容與排序，大致可歸納為如下：

1. 教材中「到」的出現情況

動詞「到 1」與介詞「到 2」同時出現於第一冊第 10 課的詞彙單元，接著才在語法單元中介紹介詞「到」的語義和功能。動助詞「到 3」則先出現於第一冊第 12 課的詞彙單元，之後才又出現在第一冊 22 課的語法單元，除此從表 5-3，我們可發現第二冊在介紹「到 3」時，將用法一樣的「碰到」、「收到」、「受到」、「得到」、「說到...」分散在各課介紹，也就是說該教材介紹「到 3」時並未從其基本語義著手，而是依與之搭配的動詞語義做個別的解說。總的來說，《實用視聽華語》對「到」的教學排序大致與本文分

⁵ 此所指編排型態指的是在課文中出現的方式，「詞彙」是指只在介紹生詞的部分中出現，而沒有特別說明該動詞用法。而「語法」則是在語法練習的部分解釋該語法點。

析的難易度相符，但教學內容不是過於龐雜，就是過於分散，由於欠缺整合過的教學內容，因而使得「到」的教學重點失焦。以「到3」來說，在第一冊第12課的生詞部分出現時，該教材將「看到」解釋為單一詞彙，但在第一冊22課的語法部分中出現時，則又解釋為「*action verbs used as Resultative Endings*」，就是將「到3」看成「結果補語」。本文不討論「到3」是否屬於「補語」的問題，但筆者認為這樣前後的解釋沒有一致性，會對學生造成很大困擾。另外，第一冊22課的語法單元更令人懷疑其適切性，該課不僅同時介紹6個動詞後置成分（如，動助詞「上」、「走」、「開」與時相「起來」），也一併介紹這些動助詞使用可能式的情形，如此的分量對學生而言實在過重。換句話說，在同一課裡同時處理過多的語法點，容易造成很多學生的困擾。

2. 語義解釋過於簡單

《實用視聽華語》在第10課的語法部分中，同時解釋介詞「從」和「到」的語義，其內容為如下：

「從」and「到」 *are coverbs that indicate motion and direction. 從 indicates motion away from some point, whereas 到 indicates motion towards a point.*

雖然該教材對「從」與「到」的基本語義做出了恰當的詮釋，但也僅只針對兩者在「具體空間」上的差別做說明，並未進一步提及「時間」及「抽象空間」的概念。另外，在該教材的第22課裡解釋各種不同的動詞後置成分，其中有有關「到3」的內容，其內容為如下：

action verbs used as Resultative Ending, indicates arrival or attainment.

筆者認為這種解釋過於「簡單」、「抽象」，學習者難以掌握此語義。

筆者從第三章的討論中得知「到」的語義指向並不簡單，不可能單單由一個句子做出恰當的詮釋，主要的語義之下會出現兩、三種引伸語義，而這些引伸語義會產生獨特的語義，無法以別的成分替代。不過「到3」仍繼續出現於第一冊和第二冊的各單元中，而該教材也沒有補充說明其主要語義以及引伸語義。

三、「到」之教學內容描述

鄧守信（2003）認為語法點有不同的規則和解釋法，可分以下三方面描述：

- （一）功能（function）：一個語法點的存在必有其功能，必須細述語法點的語法、語義、以及交際功能，讓使用目的清楚而明確。
- （二）結構（structure）：說明語法點的基本式（basic structure）、變式（derived structure）以及其他變形機制（transformation），使學習者所說出的句子結構正確，並能靈活使用。
- （三）用法（usage）：必須標註使用注意事項以及特別的使用情形，使學習者了解使用上的限制。

筆者將依據鄧守信（2003）所提的原則，編寫「到1」到「到3」的教學語法的內容。

5.3.3.1 「到1」的教學內容

A. 功能（function）

1、「到1」是表示「到達」或者「達到」的動詞。

例句：最後一班的捷運到站了。

還不到一個月就賣掉了。

B. 結構 (structure)

1、「NP1」+「到」+「NP2」：篇章中可以省略「NP1」或「NP2」。

例句：請的人都到了。

在圖書館借的書已經到期了。

到八點再開會。

2、「NP2」+「到」+「NP1」：篇章中可以省略「NP1」或「NP2」。

例句：今天（店裡）到了一批貨，要不要進來看一下？

北京到了，請旅客們拿好行李下車。

C. 用法 (usage)

1、「到1」可以表示「人」或「物體」到達目的地。

2、「到1」可以表示「事件」達到某一種程度。

3、「到1」可以表示「時間」流逝某一個時間點上。

4、「到1」在篇章中可呈現兩種句式的原因與指稱 (reference) 有關。

若「有定」(definite) 名詞組擔任主語時，主語位於動詞前面是符合語法的。相對的，「無定」(indefinite) 名詞組擔任主語時，主語位於動詞後面才符合語法規則。

5.3.3.2 「到 2」的教學內容

A. 功能 (function)

- 1、「到 2」是表示「終點」的介詞。

例句：你到哪兒去？

所有的機場從星期三到星期五期間都將關閉。

B. 結構 (structure)

- 1、「NP1」+「到 2」+「goal」+「VP」

例句：他到學校去了。

- 2、「NP1」+「V」+「到 2」+「goal」

例句：新中國的首任駐古巴大使怎能飛到美國去呢？

- 3、「從」+「source」+「到 2」+「goal」+「NP1」+「VP」：「NP1」可以移到句首，並且表示「起源」的介詞「從」可以刪除。

例句：去年從台灣到韓國的觀光客有五十幾萬人次，是韓國到台灣觀光人數的兩倍以上。

C. 用法 (usage)

- 1、「到 2」可以表示「人」或「物體」動作到達某處或狀態的變化達到某處。
- 2、「到 2」可以表示動作或狀態持續到某一個時間點。
- 3、「到 2」可以表示動作或狀態變化達到某種程度。

5.3.3.3 「到3」的教學內容

A. 功能 (function)

1、「到3」是表示動作是否「完結」的動助詞。

例句：這一帶全是山，連一條小路都不容易找到。（劉等，1996）

我在農村住久了，來到城裡不大習慣。（劉等，1996）

B. 結構 (structure)

1、「agent」+「V」+「到」+「recipient」

例句：如何才能買到新鮮的魚？

2、「agent」+「V」+「到」+「patient」

例句：我們反戰，不是反美，而是因為我們聽到了孩子們深夜中哭泣的聲音。

C. 用法 (usage)

1、「到3」可以表示動作完成。

2、「到3」可以表示動作達到了目的。

3、「到3」可以表示事件不是在主語可控制或意志下發生。